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鈔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蔣雲師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孟子一

題辭

陳大言孟子趙岐所注者却做得好曰做得絮氣悶人

東漢文章皆如此

卓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明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希真說孟子對梁惠王以仁義章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

事要合宜

胥孫

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

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為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賀孫

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牼處

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

說得斬釘截鐵

賀孫

正淳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德與理俱以體言制與宜俱以用言否曰心之德是渾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却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楊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為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又云大概說

道理只渾淪說又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說得渾淪開闊無病知言說理是要親切所以多病

賀孫

或問心之德愛之理以體言心之制事之宜以用言曰也不是如此義亦只得如此說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義則在心也程子曰處物為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如義者事之宜事得其宜之謂義皆說得未分曉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

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曰仁言心之德便見得
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程子
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固是好然說得太渾淪
只恐人理會不得大抵說得寬廣自然不受指點若
說得親切又覺得意思局促不免有病知言則是要
說得親切而不免有病者也又曰也須說教親切因
言漢唐諸人說義理只與說夢相似至程先生兄弟方
始說得分明唐人只有退之說得近旁然也只似說夢

但不知所謂劉迅者如何曰迅是知幾之子據本傳
說迅嘗注釋六經以為舉世無可語者故盡焚之曰
想只是他理會不得若是理會得自是著說與人廣
至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
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中心之
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
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
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

在外之事說着甚廢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着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

只這刀便是義

時舉錄
畧別出

至之問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曰事之宜也是說在外底事之宜但我才見箇事來便知這箇事合恁地處此便是事之宜也義如刀相似其鋒可以割制他物才到面前便割將去然鋒與刀則初未嘗相離也

時舉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

側

問心之制是裁制曰是裁制問莫是以制其心曰心自

有這制

心自是
有制

制如快利刀斧事來劈將去可底從

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

節

梁惠王問利國便是為己只管自家國不管他人國義利之分其爭毫釐范氏只為說不到聖賢地位上蓋

義者利之和也

謨。
集義

王立於沼上章

德修說王立於沼上一章引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事
云梁惠王其辭遜齊宣王其辭誇先生曰此說好又
說寡人願安承教一章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
曰恐孟子之意未到此

文蔚

寡人之於國章

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

兼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問孟子告梁王省刑罰薄稅斂便可以撻秦楚之甲兵
夫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城無虛日孟
子之言似大容易否曰自是響應如此當時之人焦
熬已甚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効速後來
公子無忌縞素一舉直擣至函谷關可見德明

孟子亦是作為底人如云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
誰與王敵非不用兵也特其用兵不若當時戰國之
無義理耳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下為政之實行

之既至則視當時無道之國豈可但已哉人傑

孟子見梁襄王章

問望之不似人君此語孔子還道否曰孔子不說孟子
忍不住便說安卿煞不易他會看文字疑得都是合
疑處若近思固不能疑蜚卿又疑得曲折多無事生
出事又曰公疑得太過都落從小路去了伯羽

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章

無道桓文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

霸諸侯一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
者未嘗言也

謨

或問仁術字當何訓曰此是齊王見牛轂觫而不忍之
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能護得齊王仁
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

履孫

仁術謂已將牛去殺是其仁心無可為處了却令以羊
易之又却存得那仁心此是為其仁之術也

振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未必便是全不好且如仁術見牛

之骸骸是仁心到這裏處置不得無術以處之是自
家這仁心抑遏不得流行故以羊易之這是用術處

有此術方得自家仁心流行

植○時
舉錄詳

陳希周問仁術曰術字本非不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
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知天下事有難處處須
着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王見牛之時惻隱之心
已發乎中又見釁鐘事大似住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
者而易之乃是他既周旋得那事又不抑遏了這不

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置便抑遏了
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謂術也

時舉

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
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要都盡是有限量
方

問先生解物皆然心為甚曰人心應物其輕重長短之
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不
知如何是本然之權度曰本然之權度亦只是此心

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看合如何
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宣王見牛而不忍之心見
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又
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又問莫只是無
所為而發者便是本心曰固是然人又多是忘了問
如何忘了曰當惻隱時却不惻隱是也問此莫是養
之未至否曰亦是察之未精

廣

黃先之問物皆然心為甚曰物之輕重長短之差易見

心之輕重長短之差難見物之差無害心之差有害
故曰心為甚又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短
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了只是一事差心差
了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以本然之權度度心
又曰愛物宜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節

問孟子論齊王事考之史記後束無一不效曰雖是如
此已是見得遲了須看他一部書見得句句的確有
必然之效方是德明

至云看孟子已看到七八章見孟子於義利之辨王霸之辨其剖判為甚嚴至於顧鴻雁麋鹿之樂與好世俗之樂此亦是人情之常故孟子順而導之以與民同樂之意至於誤認移民移粟以為盡心而不能制民之產以行仁政徒有愛牛之心而不能推廣以行仁政故開導誘掖以先王之政可謂詳明至皆未見所疑處只伊川說孟子說齊梁之君行王政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於此數句未甚見得明先生却問至云天命之改與未改如何見得曰莫是周末時禮樂征伐皆不出於天子生民塗炭而天王不能正其權以救之否曰如何三晉猶尚請命於周曰三晉請命既不是而周王與之亦不是如溫公所云云便是天王已不能正其權曰如何周王與之不是便以為天命之改曰至見得未甚明舊曾記得程先生說譬如一株花可以栽培則須栽培莫是那時已是栽培不得否曰大勢已

去了三晉請命於周亦不是知尊周謾假其虛聲耳
大抵人心已不復有愛戴之實自入春秋以來二百
四十年間那時猶自可整頓不知周之子孫何故都
無一人能明目張膽出來整頓到孟子時人心都已
去曰程子說天命之改莫是大勢已去曰然至。集義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孟子開導時君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至於言百姓聞

樂音欣欣然有喜色處則關閑得甚密如好色好貨亦此類也

謨

齊宣王問文王之囿章

孟子言文王由百里興亦未必然問孟子謂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先生以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後事若只百里如何有七十里之囿然孟子所謂傳有之者如何曰想他須有據但孟子此說其意亦只主在風齊宣王爾若文王之囿果然縱一切人往則雖七十里

之大不過幾時亦為赤地矣又焉得有林木鳥獸之
長茂乎周之盛時雖天下山林猶有厲禁豈有君之
苑囿反縱芻獵恣往而不禁乎亦無是理漢武帝規
上林苑只有二三十里當時諸臣已皆以為言豈有
文王之囿反如是之大

問交鄰國有道章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昆夷不可考大抵湯之事葛文王
事昆夷其本心所以事之之時猶望其有悔悟之心

必待伐之豈得已哉亦所當然耳

謨

問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仁者之心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亦撓他不動智者為能以小事大蓋智者見得利害甚明故祇得事大曰也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大弱之事強皆是道理合恁地至問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曰只是說其規模氣象如此

時舉錄作有大小耳。至

問樂天畏天者曰樂天是聖人氣象畏天是賢人氣象

孟子只是說大概聖賢氣象如此使智者當以大事
小時也必以大事小使仁者當以小事大處也必以
小事大不可將大王文王交互立說便失了聖賢氣
象此自是兩層事孟子之說是前面一層又須是看
得後面一層所以貴乎不以文害辭者正是此類人
須見得言外意好

去偽

問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問孟子以公劉大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

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
大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
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仔細看來甚是難如
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
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
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
而已矣看來也似易

賀孫

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答否曰孔子不

如此答但不知作如何答問孟子答梁王問利直掃
除之此處又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
人不察耳

可學

問湯放桀章

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
謂也

節

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何以別近思
云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

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
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
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
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底人一般義是就一節
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似乎手足上損傷
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

薄。寓錄同

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
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而賊仁則

害了本心曰賊仁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理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力行

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弑君子弑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絕害天理了

義剛錄云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

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於兄之臂踰東家牆底便是絕滅天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

賊仁者謂之賊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
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
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淳。義
剛錄同

為巨室章

問教玉人彫琢玉集注云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
甚也治國家則不能用賢而徇私欲是愛國家不如
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曰正意只是說
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

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却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慙於孟子曰既

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中
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
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
記魏惠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
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
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為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
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
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了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

豕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

記此一段却是

個。此條有誤當從春秋解後序

居之間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至文王是也竊疑文王
豈有革商之念曰此等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
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
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着着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
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
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剪商如下武之

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
做甚麼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
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
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因甚如此這
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他錄作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
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自是大段施張
了或曰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

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為政不以革命有中國
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
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
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頽
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
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
以王道賀孫

滕文公問滕小國也章

問孟子答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之為善之辭想見滕國至弱都主張不起故如此曰只是如此只是吾得正而斃焉之意蓋滕是必亡無可疑矣況王政不是一日行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二國視之猶太山之壓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二國亦必不見容也當時湯與文王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覲他故日漸盛大若滕則實是難保也立之云若教他能舉國以聽孟子如何曰他若能用得

孟子至二三十年使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則大國亦想不能動他但世間事直是難得恰好耳齊梁之國甚強可以有為而孟子與其君言恬然不恤滕文公却有善意又以國小主張不起以此知機會真不易得也 時舉

魯平公將出章

魯平公極是箇衰弱底人不知孟子要去見他是如何孟子平生大機會只可惜齊宣一節這箇不相遇其

他也應是無可成之理如見滕文公說許多井田也
是一場踈脫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也只是說
得在這裏滕也只是做不得賀孫

朱子語類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

孟子二

公孫丑上

問夫子當路於齊章

以齊王猶反手不知置周王於何地曰此難言可以意
會如湯武之事是也春秋定哀間周室猶得至孟子
時天命人心已離矣

去偽

問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或問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何分句曰只是雖由此霸王不異矣言從此為霸為王不是差異蓋布衣之權重於當時如財用兵甲之類盡付與他

樂毅統六國之師長驅入

齊○
蓋卿

公孫丑問孟子動心否乎非謂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過有所疑懼而動其心也

閔祖

孟子之不動心非如揚雄之說霸王不異矣蓋言由此
可以行霸王之事公孫丑見其重大恐孟子或懼而
動心德明

德脩問公孫丑說不動心是以富貴而動其心先生曰
公孫丑雖不知孟子必不謂以富貴動其心但謂霸
王事大恐孟子了這事不得便謂孟子動心不知霸
王當甚閒事因論知言養氣德脩謂養氣為急知言
為緩曰孟子須先說我知言然後說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公孫丑先問浩然之氣次問知言者因上面說
氣來故接續如此問不知言如何養得氣德脩云先
須養有尺便量見天下長短曰須要識這尺

文蔚

先生問趙叅看不動心章如何曰已畧見得分明曰公
孫丑初問不動心只道加以卿相重任怕孟子心下
怯懾了故有動心之問其意謂必有勇力擔當得起
方敢不動其心故孟子下歷言所以不動心之故公
道那處是一章緊要處趙舉持其志無暴其氣為對

曰不如此趙舉集義所生以為對曰然因言欲養浩然之氣則在於直要得直則在於集義集義者事事要得合義也事事合義則仰不愧而俯不忤趙又問夫有所受之也是如何曰公如此看文字不得且須逐項理會理會這一項時全不知有那一項始得讀大學時心只在大學上讀論語時心只在論語上更不可又去思量別項這裏一字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字一句理會未得且理會這一句如不動心一段

更着仔細去看看着方知更有未曉處須待十分曉得無一句一字窒礙方可看別處去因云橫渠語錄有一段說讀書須是成誦不成誦則思不起直須成誦少間思量起便要曉得這方是浹洽賀孫

先生問周看公孫丑不動心章答

云云

先生曰公孫丑

初間謂任此重事還動心不動心孟子答以不動心極容易底事我從四十已不動了告子又先我不動心公孫丑又問不動心有道理無道理孟子又告以

有於是又舉北宮黝孟施舍之勇也是不動然彼之
所以不動者皆強制於外不是存養之功故又舉曾
子之言云自反縮與不縮所以不動只在方寸之間
若仰不愧俯不忤看如何大利害皆不足以易之若
有一毫不直則此心便索然公孫丑又問孟子所以
不動者如何孟子遂答以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若依序問當先問知言公孫丑只承孟子之言便
且問浩然之氣

賀孫

器之問不動心一條曰此一段為被他轉換問所以答

得亦周匝然止就前段看語脉氣象雖無後截亦自

可見前一截已自見得後面許多意足

賀孫

問告子之不動心是否曰告子之不動心是麤法或強

制不動

金錄作隨身不能不動

不可知或臨大事而

金錄作不能不

動亦未可知非若孟子酬酢萬變而不動也又問正

如北宮黝之第

一作養第

否曰然

謨○去偽同

告子不動心是硬把定

閻祖

北宮黝孟施舍只是粗勇不動心德明

孟施舍北宮黝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告子惟恐動着他心德明

問集注云施是發語聲何也曰此是古注說後面只稱舍字可見問有何例可按曰如孟之反舟之僑尹公之他之類德明

問集注云子夏篤信聖人何以言之曰這箇雖無事實

儒用錄云此因孟子說處文義推究亦無事實可指但看他言語如日知其所

亡月無忘其所能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看他此

處閔祖錄云便見得他

有箇緊把定底意思

又把孟子北宮黝來比便見

他篤信聖人處

夔孫。儒用錄云詳味之有篤信聖人氣象。閔祖畧

問孟施舍量敵慮勝似有懼也孟子乃曰能無懼如何

曰此孟施舍譏他人之言舍自云我則能無懼而已

問那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孟施舍本與北宮黝皆只

是勇夫比曾子不同如北宮黝孟施舍孟賁只是就

勇上言如子襄曾子告子就義理上言

去偽

問如何是孟施舍守約處曰北宮黝便勝人孟施舍却只是能無懼而已矣如曰視不勝猶勝也此是孟施舍自言其勇如此若他人則量敵而進慮勝而會是畏三軍者爾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去偽

引曾子謂子襄之言以明不動心之由在於自反而縮

下文詳之

閔祖

曾子守約不是守那約言所守者約耳

個

今人把守氣不如守約做題目此不成題目氣是實物

約是半虛半實字對不得守約只是所守之約言北
宮黜之守氣不似孟施舍守氣之約孟施舍之守氣
又不如曾子所守之約也孟施舍就氣上做工夫曾
子就理上做工夫

薄

尋常人說守約二字極未穩如云守氣不如守約分明
將約字做一物遂以約字對氣字所謂守約者所守

者約耳

謨○去
偽同

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了只為公孫丑問得

無了期故有後面許多說話

自脩

不得於言只是不曉這說話言只似道理字

淳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此告子不動心之法告子只就心上理會堅持其心言與氣皆不理會不得謂失也有失於其言則曰無害於心但心不動言雖失不必問也惟失之於心則就心上整理不復更求於氣

德明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正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差別處

當看上文云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
孟子却如此答便見得告子只是硬做去更不問言
之是非便錯說了也不省如與孟子論性說性猶杞
柳也既而轉性猶湍水也他只不問是非信口說出
定要硬把得心定不得於言謂言之失也勿求於心
謂言之失非干心事也此其學所以與孟子異故孟
子章末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猶曰失

也謂言有所不知者則不可求之於心心有不得其
正者則不可求之於氣孟子謂言有所不能知正以
心有所不明故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其不得於
心者固當求之心然氣不得所養亦反能動其心故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可而未盡也蓋知言只是知
理告子既不務知言亦不務養氣但只硬把定中間
箇心要他不動孟子則是能知言又能養氣自然心
不動蓋知言本也養氣助也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

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孟子
則前有引導後有推助自然無恐懼紛擾而有以自
勝告子則前後無引助只恁孤立硬做去所以與孟
子不動心異也不得於言以下但作如此看則此一
章血脉貫通而於知言養氣說淫邪遁之辭方為有
下落也至於集義工夫乃在知言之後不能知言則
亦不能集義

言如觀古聖賢之言與聽
今人之言皆是○端蒙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不失其本則猶可也不得於言

而不求於心以考其所失則其中頑然無所知覺無以擇其義之所安故斷之以不可

端蒙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心與言不相干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心與氣不相質此告子說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管外面事外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是心有所失則見於言如肝病見於目相似陸子靜說告子亦有好處今人非但不識孟子亦不識告子只去言語上討不着陸子靜却說告子只靠外面語言更不去

管內面以某看告子只是守着內面更不管外面

泳

問告子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自己之言耶是他人之言耶若要得後面知言處相貫則是他人之言曰這一段前後都相貫即是一樣言語告子於此不達則不復反求其理於心嘗見陸子靜說這一段大段稱告子所見高告子固是高亦是陸子之學與告子相似故主張他然陸氏之學更鶻突似告子至云陸氏之學不甚教人讀書看文字與告子相似否先生曰

便是先生又謂養氣一段緊要處是自反而縮以直
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者緊要處在此三句上看至
林問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曰此章文義節節相承須逐
節次第理會此一節只言告子所以先我不動心者
皆是以義為外故就告子所言以辯其是非爾又問
浩然之氣便是西銘意思否曰考論文義且只據所
讀本文逐句逐字理會教分明不須旁引外說枝蔓
游衍反為無益如論浩然之氣便直看公孫丑所問

意思如何孟子所答如何一徑理會去使當時問答之意一一明白了然後却更理會四旁餘意未晚今於孟子之意未能曉得又却轉從別處去末梢都只恁休去又問詖淫邪遁之意如何辨別曰詖淫邪遁雖是四般然纔有一般則其餘牽連而生大概多從詖上起詖只是偏才偏便自是一邊高一邊低不得其正如楊氏為我則蔽於仁墨氏兼愛則蔽於義由其蔽故多為蔓衍推之愈闊如爛物相似只管浸淫

陷在一處都轉動不得如墨者夷之所謂愛無差等
施由親始愛無差等是其本說又却假托施由親始
之言截接以文其說是也淫辭如此自不知其為邪
如列子達生之論反以好色飲酒為善事而不覺其
離於道也及其說不行又走作逃遁轉從別處去釋
氏毀人倫去四大人謂其不可行則曰雖不毀棄人
倫亦可以行吾說此其所以必窮也又問性善之論
與浩然之氣如何曰性善自是性善何與於此方理

會浩然之氣未有一些涯際又却說性善又如適東
西銘之問也譬如往一處所在路留連濡滯正所要
往之地愈不能達何如且一徑直截去到此處了却
往他所何害此為學者之大病

謨

問氣體之充曰都是這一點母子上生出如人之五臟
皆是從這上生出

夔孫

問血氣之氣與浩然之氣不同曰氣便只是這箇氣所
謂體之充也便是

炎

志乾氣坤

并卿

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氣亦不可緩志至焉則氣便在這裏是氣亦至了

卓

李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志氣之大小抑志氣之先後曰也不是先後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箇緩急底意思志雖為至然氣亦次那志所爭亦不多蓋為告

子將氣忒放低說了故說出此話

溥

鄭太錫問志至焉氣次焉曰志最緊要氣亦不可緩故

曰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毋暴其氣是兩邊做工夫
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
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問志與氣如
何分別曰且以喜怒哀言之有一件事這裏便合當審
處是當喜是當怒若當喜也須喜若當怒也須怒這
便持其志若喜得過分一向喜怒得過分一向怒則
氣便麓暴了便是暴其氣志却反為所動今夫蹶者
趨者是氣也他心本不曾動只是忽然喫一跌氣便

一暴則其心已打動了賀孫

或問志至焉氣次焉此是說養氣次第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又云持其志無暴其氣此是言養氣功夫內外須是交盡不可靠自己自守其志便謂無事氣纔不得其平志亦不得其安故孟子以蹶趨形容之告子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雖是未為全論程子所以言氣動志者什一正謂是爾曰然兩者相夾着

方始德不孤

胡泳

志至氣次只是先後志在此氣亦隨之公孫且疑只就
志理會理會得志氣自隨之不必更問氣也故云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何也孟子下文專說氣云蹶趨
之氣亦能動心德明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蓋既要持志又須無暴
其氣持志養氣二者功夫不可偏廢以氣一則動志
志一則動氣觀之則見交相為養之理矣端蒙

既持其志不必言無暴其氣可也然所以言者聖賢有

這物便做這事公孫且猶疑而問曰既曰志至焉氣
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持其志只是輕
輕地做得去無暴其氣只是不縱喜怒哀樂凡人縱
之節

問持其志無暴其氣處古人在車聞鸞和行則有佩玉
凡此皆所以無暴其氣今人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
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笑做力所不及底事皆是
暴其氣且如只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只舉得

五十斤重却硬要舉百斤凡此類皆能動其氣今學

者要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也

時舉

先生問公每讀毋暴其氣如何鄭云只是喜怒哀樂之時持之不使暴戾曰此乃是持其志志者心之所向持志却是養心也不是持志之外別有箇養心持者把提教定當喜時也須喜當怒時也須怒當哀時也須哀當樂時也須樂審教定後發必中節這是持志若毋暴其氣又是下面一截事若不當喜而喜與喜

之過分不當怒而怒與怒之過分不當哀樂而哀樂
與哀樂之過其節者皆是暴其氣暴其氣者乃大段
麤也卓

或問人之氣有清明時有昏塞時如何曰人當持其志
能持其志則氣當自清矣然孟子既說持其志又說
無暴其氣聖賢之言不偏於一類如此蓋恐人專於
志而畧於氣故也正如說必有事焉又說勿正說心
勿忘又說勿助長皆此意也問伊川論持其志曰只

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先生曰此亦似涉
於人為然程子之意恐人走作故又救之曰學者不
恁地不得因舉程子云學者為習所奪氣所勝只可
責志又問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曰如從心
所欲不踰矩是也然此理既熟自是放出但未能得
如此耳

人傑

或疑氣何以能動志曰志動氣是源頭濁者故下流亦
濁也氣動志者却是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

蓋卿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着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升卿

遺書曰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語學者同聽之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又添入一動字不若後說所記得其本旨蓋

曰志專一則固可以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動其志也 謨

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今人奔走而東偶與一跌其氣必逆而心不定是氣之能動其心如人於忙急之中理會甚事亦是氣未定也 卓

問蹶趨反動其心若是志養得堅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蹶趨自是動其心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得曰蹶趨多遇於猝然不可支梧之際所以易動得

心曰便是淳

知言知理也節

知言然後能養氣閩祖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人傑

錄作
得失都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營。人
傑同

孟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大學許

多工夫全在格物致知個

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致知格物正心誠

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非邪正義理昭然則浩然

之氣自生

人傑去偽同

問養氣要做工夫知言似無工夫做得曰豈不做工夫

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

是道理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大

德明

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

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

熹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公孫

丑既知告子之失而未知孟子之所以得敢問焉而孟子告之我知言者能識群言之是非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蓋天地之氣而吾之所得以充其體者也孟子能知人言之是非告子乃自以其言為外而不復考其得失孟子善養其氣而告子乃以為末而不求其得失可見矣

端蒙

胡文定說知言知至也養氣誠意也亦自說得好末之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閔祖

問知言在養氣之先如何曰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外如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雖言亦謂是在外事更不管着只強制其心問向看此段以告子不得於言是偶然失言非謂他人言也曰某向來亦如此說然與知言之義不同此是告子聞他人之言不得其義理又如讀古人之書有不得其言之義皆以為無害事但心不動足矣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如敲淫邪遁亦只是他人言故曰生於

其心其字便是謂他人也又言聖門以言語次於德行言語亦大難若非燭理洞徹宵次坦然即酬酢應對蹉失多矣

因論奏事而言

問此須要記問熟方臨時一一

舉得出曰亦未說記問如沙中之事張良只云陛下不知乎此乃謀反耳何嘗別有援引至借箸發八難方是援引古今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便了却項羽却較容易然

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禽也

德明。今按聞他人言之說與集注異

有問知言先生曰言之所發便是道理人只將做言看
做外面看且如而今對人說話人說許多自家對他
便是自家已事如何說是外面事坐中有聶尉亦建
昌人與謙言先生向日說傳子困是天理戰罷人欲
宅眷又云傳子困是擔著官綱擔子到處胡撞人胡
把兢人

謙

氣一氣浩然之氣義理之所發也

閔祖

浩然之氣是養得如此

方子

浩然之氣清明不足以言之才說浩然便有箇廣大剛
果意思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也富貴貧賤威武不
能移屈之類皆低不可以語此公孫丑本意只是設
問孟子能擔當得此樣大事否故孟子所答只說許
多剛勇故說出浩然之氣只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
得仔細

謨

氣只是一箇氣但從義理中出來者即浩然之氣從血

肉身中出來者為血氣之氣耳

閻祖

問浩然之氣是稟得底否曰只是這箇氣若不曾養得
剛底便粗暴弱底便衰怯又曰氣魄大底雖金石也
透過了夔孫

或問孟子說浩然之氣却不分稟賦清濁說曰文字須
逐項看此章孟子之意不是說氣稟只因說不動心
滾說到這處似今人說氣魄相似有這氣魄便做得
這事無氣魄便做不得

文振說浩然之氣曰不須多言這只是箇有氣魄無氣魄而已人若有氣魄方做得事成於世間禍福得喪利害方敵得去不被他恐動若無氣魄便做人衰颯懾怯於世間禍福利害易得恐動只是如此他本只是答公孫丑不動心纏來纏去說出許多養氣知言集義其實只是箇不動心人若能不動心何事不可為然其所謂不動心不在他求只在自家知言集義則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只行一兩事合義便謂

可以掩襲於外而得之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
必也狂狷乎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
有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箇曾子曾子得子思子
思得孟子此諸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得
這箇道理若惹善柔弱底終不濟事如曾子之為人
語孟中諸語可見子思亦是如此如云標使者出諸
大門之外又云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
孟子亦是如此所以皆做得成學聖人之道者須是

有膽志其決烈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足以
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若不如是都靠不得況當世
衰道微之時尤用硬着脊梁無所屈撓方得然其工
夫只在自反常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則自然如此
不在他求也又曰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
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得來細密不
發露如箇有大氣力底人都不使出只是無人抵得
他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於外論其氣象則孟子龐

似顏子顏子較小如孔子孔子則渾然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盡見然學者則須自粗以入細須先剛硬有所卓立然後漸漸加功如顏子聖人也個

問浩然之氣即是人所受於天地之正氣否曰然又問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為浩然之氣若不由義而發則只是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有稟得盛者則為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得出若稟得弱者則萎靡巽懦都不

解有所立作惟是養成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為一

更無限量

廣

或問浩然之氣是天地正氣不是粗厲底氣曰孟子正
意只說人生在這裏便有這氣能集義以養之便可
以充塞宇宙不是論其粗與細正與不正如所謂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理如此若論盜跖便幾於無
此心矣不成孟子又說箇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問浩然之氣曰這箇孟子本說得來粗只着他一章本

意是說箇不動心所謂浩然之氣只似箇麤豪之氣
他做工夫處雖細膩然其成也却只似箇麤豪之氣
但非世俗所謂麤豪者耳個

浩然之氣一章說得稍麤大意只是要仰不愧於天俯
不忤於人氣便浩然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
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我如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自家有道理對着
他沒道理何畏之有閑祖

孟子養氣一章大綱是說箇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
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將來只是箇不怕但二字
不怕得麤孟子不怕得細或問合而有助助字之訓
如何曰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貼起來便
自張王皆去聲無所不達如今人非不為善亦有合於
道義者若無此氣便只是一箇衰底人李先生曰配
是襯貼起來又曰若說道襯貼却是兩物氣與道義
只是一滾發出來思之一滾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襯

貼字說配字極親切

從周。蓋卿錄云先生因舉廷平之言曰配是親貼起來若道

箇親貼却是兩物道義與氣只是一漆發出來說得道理好親貼字却說得配字親切孟子分明說配義與道只是親貼不是兩物相親貼只是一漆發出來但道理得此浩然之氣親貼起方有力量事可擔當若無是則餒矣又曰義與道若無浩然之氣親貼起縱有一二合於道義未免孤單後蓋卿錄震錄記黎季成所問兩條疑同間而有詳畧

浩然之氣一章孔子兩句盡之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

問他書不說養氣只孟子言之何故曰這源流便在那

心廣體胖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處來大抵只是這一箇氣又不是別將箇甚底去養他但集義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俯不忤時看這氣自是浩然塞乎天地之間乾

問養氣一章皆自大學誠意一章來曰不必說自那裏來只是此一箇道理說來說去自相湊着道夫

問向看誠意章或問云孟子所論浩然之氣其原蓋出於此道夫因誦其所謂浩然之說先生謂也是恁地

只是不要忙不知此語是為始學者言養氣之理如此曰不是恁地這工夫是忙不得他所以有勿忘勿助長之論

道夫

問浩然之氣如何看曰仁義禮智充溢於中晬然見面盎背心廣體胖便自有一般浩然氣象曰此說甚細膩然非孟子本意此段須從頭看來方見得孟子本意孟子當初如何便當大任而不動心如何便過孟賁遠矣如何便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只此勇為

不懼便是有浩然之氣此說似粗而實精以程子說
細攷之當初不是說不及此只門人記錄緊要處脫
一兩字便和全意失了浩然之氣只是這血氣之氣
不可分作兩氣人之語言動作所以充滿於一身之
中者即是此氣只集義積累到充盛處仰不愧俯不
怍這氣便能浩然問配義之配何謂合而有助之意
曰此語已精如有正將又立箇副將以配他乃所以
助他天下莫強於理義當然是義總名是道以道義

為主有此浩然之氣去助他方勇敢果決以進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是義也自家勇敢果決去做便是有這浩然之氣去助他有人分明知得合當恁地做又恧縮不敢去做便是餒了無此浩然之氣如君有過臣諫之是義也有到冒死而不顧者便是浩然之氣去助此義如合說此話却恧縮不對便是氣餒便是欲然之氣只此一氣餒了便成欲然之氣不調和便成忿厲之氣所以古人車則有和鸞行則有佩玉

貴於養其氣問氣一則動志這氣字是厲氣否曰亦
不必把作厲氣但動志則已是不好底氣了志動氣
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須是以志為主無暴其氣孟
子當初乃剩說此一句所以公孫丑復辯問集義到
成此浩然之氣則氣與義為一矣及配助義道則又
恐成二物否曰氣與義自是二物只集義到充盛處
則能強壯此氣便自浩然所以又反來助這道義無
是氣便餒而不充了問配者助也是氣助道義而行

又曰集義所生是氣又因義集而後生莫是氣與道
義兩相為用否曰是兩相助底意初下工夫時便自
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又却助道義
而行

導

厚之問浩然之氣迫於患難方失曰是氣先歟故臨事
不能支梧浩然之氣與清明之氣自不同浩然猶江

海浩浩

可學

浩然之氣乃是於剛果處見以前諸儒於此却不甚說

只上蔡云浩然是無虧欠處因舉屏山喜孫寶一段
可學

問上蔡嘗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
然是無虧欠時切謂夜氣清明以至平旦此氣無虧
欠而得其正即加勿忘勿助長之功以存養之如何
曰夜氣者乃清明自然之氣孟子示人要切處固當
存養若浩然之氣却當從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之語
看之至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於此得其正而無虧欠

則其氣浩然天下大事何所做不得又問浩然之氣
原本在於至大至剛若用工處只在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若曰勿忘勿助長亦只是涵泳底
意思用工全在集義

佐

信州刊李復滴水集有一段說浩然之氣只是要仰不
愧俯不忤便自然無怯懼其言雖麓却盡此章之意
前輩說得太高如龜山為某人作養浩堂記都說從
別處去

閑祖

孟子養氣一段某說得字字甚仔細請仔細看

浩然之氣須是識得分明自會養得成若不見得直是
是直是非欲說不說只恁地含含糊胡依違鶻突要
說又怕不是這如何得會浩然人自從生時受天地
許多氣自恁地周足只緣少間見得沒分曉漸漸衰
颯了又不然是行有不懂於心氣便餒了若見得
道理明白遇事打併淨潔又仰不愧俯不忤這氣自
浩然如猪胞相似有許多氣在裏面便恁地飽滿周

徧若無許多氣便厭了只有許多筋膜這氣只論箇浩然與餒又不然只是驕吝有此善只是我自會更不肯向人說恁地包含這也只會餒天地吾身之氣

非二賀孫

兩箇其為氣也前箇是說氣之體段如此後箇是說這氣可將如此用 個

問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絕句如何曰此是趙岐說伊川從之以某觀之只將至大至剛為絕句亦自意

義分明輝曰如此却不費力曰未可如此說更宜將

伊川之說思之

輝

問程子以直字為句先生以以直字屬下句曰文勢當如此說若以直字為句當言至大至剛至直又此章前後相應皆是此意先言自反而縮後言配義與道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乃自反而縮之意大抵某之解經只是順聖賢語意看其血脉道貫處為之解釋不敢自以己意說道理也

人傑

古注及程氏皆將至大至剛以直做一句據某所見欲將至大至剛為一句以直養而無害為一句今人說養氣皆謂在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四句上要緊未必在此藥頭只在那以直養而無害及集義上這四句却是箇炮炙煅煉之法直只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便是浩然之氣而今只將自家心體驗到那無私曲處自然有此氣象文蔚云所以上蔡說於心得其正時識

取曰是文蔚問塞天地莫只是一箇無虧欠否曰他
本自無虧欠只為人有私曲便欠却他底且如萬物
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亦只是箇無虧欠君
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却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以此見浩然之氣只是一箇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王德脩云伊川却將至大
至剛以直與坤卦直方大同說曰便是不必如此且
只將孟子自看便見孟子說得甚麓易却說得細

文蔚

伯豐問至大至剛以直字自絕句曰古注如此程氏從之然自上下文推之故知以直字屬下句不是言氣體正是說用工處若只作養而無害却似禿筆寫字其話沒頭觀此語脉自前章縮不縮來下章又云是集義所生義亦是直意若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知是道用功夫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字連上句亦得但避大學正心字故將心字連下句然初不相干各自取義古注正字作望字解如將心勿忘屬上

文勿助長屬下文亦不須如此只是浩然之氣養之
未至而望有之便是正如其正時只是望之而已至
於助長則是強探力取氣未能養遽欲加人力之私
是為揠苗而已

醬。饒錄云至于期望不得浩然時却未能養遽欲強加力作弄要教浩

然便是助長也

黎季成問伊川於以直處點句先生却於剛字下點句
曰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只是自反而縮
是以直養而無害也又問配義與道曰道義在人須

是將浩然之氣襯貼起則道義自然張王所謂配合而助之者乃是貼起來也先生作而言曰此語若與孟子不合者天厭之天厭之

蓋卿

黎季成問至大至剛以直三者乃氣之本體闕一不可三者之中直字尤切今集注却似以直來養此氣曰不用直却着甚底來養黎云集義工夫是養曰義便是直此直字從曾子聞大勇於夫子自反而縮處說起後來又說集義與此以直養而無害皆一章緊切

處所謂浩然之氣麓說是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
無所疑畏故上面從北宮黝孟施舍說來只是說箇
不怕但二子不怕得麓曾子不怕得細膩黎又問配
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意切疑配字罕有
以助為釋者曰公如何說正好商量曰浩然之氣集
義而成者其用則無非義其體則道也曰却如何是
合曰浩然之氣與道義無間異曰如此則是無分別
此一段都緩慢了公歸去仰卧思量心必不安黎又

云先生之意甚明切某所疑配字非助曰此謂道義得浩然之氣助之方有張王如以一碗水攪一碗水則剛果勇決無所疑憚有以任重做得去若箇人做得一件半件事合道義而無浩然之氣來配助則易頽惰了未必不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做大丈夫不得

又云助字釋配字乃得之
李先生云助是陪貼底字

先生又曰某解此段若

有一字不是孟子意天厭之又曰無此氣以扶持之

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

震

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最精故冠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養二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說斷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抵牾曰至大至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覆推究却是至大至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為得孟子之意蓋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有直養意思集義

卷五十二
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
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
謨

問明道以以直養而無害為句伊川云先兄無此說何
也曰看那一段意思明道說得似乎有理孟子所謂
以直者但欲其無私意耳以前頭說自反而縮自反
而不縮處都是以直養底意思氣之體段本自剛大
自是能塞天地被人私意妄作一向蔽了他一箇大

底體段故孟子要人自反而直不得妄有作為以害其本體如明道所說真箇見得孟子本意又云伊川為人執便道是先兄無此言也

問伊川作以直點如何曰氣之體段若自剛大外更着一兩字形容也得然工夫却不在上面須要自家自反而直然後能養而無害也又問詖淫邪遁曰詖只是偏詖如人足跛相似斷行不得且楊墨說為我兼愛豈有人在天地間了然自立都不涉着外人得又

豈有視人如親一例兼愛得此二者皆偏而不正斷
行不得便是蔽於此了至淫辭則是說得愈泛濫陷
溺於中只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邪辭則是陷溺愈
深便一向離了正道遁辭則是說得窮後其理既屈
自知去不得便別換一箇話頭如夷之說施由親始
之類這一句本非他本意只臨時撰出來也先生又
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是才有此心便大綱已壞
了至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則是小底節目都以次第

而壞矣因云孟子是甚麼底資質甚麼底力量却纖
悉委曲都去理會直是要這道理無些子虧欠以此
知學問豈是執一箇小小底見識便了得直是要無
不周匝方是道理要須整頓精神硬着脊骨與他做
將去始得

時舉。
植同。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
有事焉以下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集義
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

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據某看得孟子只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養此剛大須是直行有不慊於心是不直也便非所以集義浩然從何而生曾子說自反而縮自反而不縮亦此類也如必有事焉是事此集義也而勿正是勿必此浩然之生也正待也有期必之意公羊曰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古語有然心勿忘是勿

忘此義也勿助長是勿助此氣也四句是籠頭說若
論浩然之氣只是剛大養之須是直蓋以直只是無
私曲之心仰不愧俯不忤如此養則成剛大之實而
充塞天地之間不難也所以必要集義方能直也龜
山謂慊以一物養一物及他說又自作直養某所以
不敢從伊川之說

大雅

氣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然論其本則未嘗異也所謂
至大至剛者氣之本體如此但人不能養之而反害

之故其大者小剛者弱耳

閔祖

以直養而無害謂自反而縮俯仰不愧故能養此氣也
與大學自慊之意不同自慊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
皆要自己慊足非為人也

謨

以直養是自反而縮集義是直養然此工夫須積漸集
義自能生此浩然之氣不是行一二件合義底事能
搏取浩然之氣也集義是歲月之功襲取是一朝一
夕之事從而掩取終非已有也

德明

養而無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又曰必有事焉

只是集義

炎

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問塞乎天地氣之體段本如此充養到浩然處然後全得箇體段故曰塞乎天地如但能之

恐有誤字

所謂推之天地之間無往而不利恐不然曰至

塞乎天地便無往不可

德明

問浩然之氣如何塞乎天地曰塞乎天地之間是天地

之正氣人之血氣有限能養之則與天地正氣亦同

又問塞莫是充塞否曰是遍滿之意也

去偽

問塞乎天地之間曰天地之氣無處不到無處不透是他氣剛雖金石也透過人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缺所以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却甚小也又曰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而今一樣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只是氣小有一樣人未

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是他氣大如項羽力拔山兮

氣蓋世便是這樣氣人須是有蓋世之氣方得

文蔚錄云

塞天地只是氣魄大如所謂氣蓋世

又曰如古人臨之以死生禍福而

不變敢去罵賊敢去徇國是他養得這氣大了不怕他又也是他識道理故能如此

問塞乎天地之間是元氣體段合下如此或又言只是不疑其行無往不利何也曰只為有此體段所以無往不利不然須有礙處問程子有物始言養無物養

箇甚此只要識得浩氣體段否曰只是說箇大意如此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作窒塞之塞如何曰後來改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有來處其曰天地之塞是用孟子塞乎天地其曰天地之帥是用志氣之帥也

德明

氣只是這箇氣才存此心在此氣便塞乎天地之間

泳

問人能仰不愧俯不怍便有充塞天地底氣象否曰然才有不慊於心便是餒了

廣

上章既說浩然如此又言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謂養成
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方襯貼得起不然雖有道義其
氣懾怯安能有為無是餒也謂無浩氣即如饑人之
不飲食而餒者也 德明

氣配道義有此氣道義便做得有力 淳

鄭問配義與道配是合否曰配亦是合底意須思是養
得這氣做得出方合得道義蓋人之氣當於平時存
養有素故遇事之際以氣助其道義而行之配合也

助也若於氣上存養有所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理亦畏怯而不敢為鄭云莫是見義而不為無勇也底意思否曰亦是這箇道理又曰所謂氣者非干他事只是自家平時仰不愧俯不忤存養於中其氣已充足飽滿以之遇事自然敢為而無畏怯若平時存養少有不足則遇事之際自是索然而無餘矣卓

賀孫

同

或問浩然之氣配義與道曰如今說得大錯不肯從近

處說且如配字是將一物合一物義與道得此浩然
之氣來貼助配合自然充實張王若無此氣便是餒
了至大至剛讀斷以直養而無害以直方能養得便
是前面說自反而縮道理是集義所生是氣是積集
許多義理而生非是將義去外面襲取掩撲此氣來
麓說只是中有主見得道理分明直前不畏爾孟施
舍北宮黜便麓韃曾子便細膩爾謙

配義與道配從而合之也氣須是隨那道義如云地配

天地須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畢竟道義是本道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若道義別而言則道是體義是用體是舉他體統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父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此義也所以慈孝所以仁敬則道也故孟子後面只說集義端蒙

問配義與道曰道義是公共無形影底物事是自家身上底物道義無情若自家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

自氣如何能助得他又曰只有氣魄便做得出問氣是合下有否曰是合下有若不善養則無理會無主宰或消滅不可知或使從他處去亦不可知夔錄

養氣章道義與氣不可偏廢雖有此道義苟氣不足以充其體則歉然自餒道義亦不可行矣如人能勇於有為莫非此氣苟非道義則亦強猛悍戾而已道義而非此氣以行之又如人要舉事而終於萎靡不振者皆氣之餒也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以希望之意

解正字看來正是如此但說得不甚分明今以為期待之意則文理不重複蓋必有事於此然後心不忘於此正之不已然後有助長之患言意先後各有重輕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數子所為本不相侔只論養勇借彼喻此明其所養之不同爾正如公孫丑謂夫子過孟賁遠矣孟賁豈孟子之流只是言

其勇爾

謨

方集義以生此氣則須要勉強及到氣去配義與道則

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謨

問配義與道曰此為理會得道理底也須養得氣才助得他夔孫

配義與道只是說氣會來助道義若輕易開口胡使性氣却只助得客氣人纔養得純粹便助從道義好處去賜

配義與道是體一事有一理是體到隨事區處便是義士毅

問氣之所配者廣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道是體義是
用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則是物我公共自
然之理義則吾心之能斷制者所用以處此理者也
廣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

可學

氣義互相資

可學

問浩然之氣人人有之但不養則不浩然爾曰是又問
配字從前只訓合先生以助意釋之有據否曰非謂

配便是助但養得那氣充便不餒氣充方合得那道義所以說有助之意義剛

配義與道集注云配者合而有助之謂矣謂此一句從

來說不分曉先生作合而有助便覺得賓主分曉工

夫亦自有徑捷曰語意是如此氣只是助得道義炎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若無氣以配之則道義無助輝

問合而有助之意曰氣自氣道義自道義若無此氣則

道義亦不可見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正為無其

氣耳譬如利刀不可斬割須有力者乃能用之若自無力利刀何為力行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有一樣人非不知道理但為氣怯更貼襯義理不起閑祖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合也義者人心節制之用道者人事當然之理餒不飽也氣由道義而有而道義復乘氣以行無異體也得其所養則氣與道義初不相離而道義之行得以沛然無所疑憚者若

其無此則如食之不飽雖欲勉於道義而亦無以行
矣氣者道義之成質故必集義乃能生之集義猶言
積善端蒙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將這氣去助道義方能行得去若
平時不得養此氣衰颯了合當做底事也畏縮不敢
去做如朝廷欲去這一小人我道理直了有甚怕他
不敢動着知他是小人不敢去他只是有這氣自衰
了其氣如此便是合下無工夫所謂是集義所生者

須是平時有集義工夫始得到行這道義時氣自去
助他集義是平時積累工夫配義與道是卒然臨事
氣配道義行將去此兩項各自有頓放處但將龐處
去看便分曉春秋時欲攻這敵國須先遣問罪之詞
我這裏直了將這箇去推他勢他雖有此小勢力亦
且消沮去了漢高祖為義帝發喪用董公言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我這箇直了行去自不怕得他

寓

或問配義與道蓋人之能養是氣本無形聲可驗惟於

事物當然之理上有所裁制方始得見其行之勇斷
之決緣這道義與那氣廝合出來所以無是餒也曰
更須仔細是如此其間但有一兩字轉換費力便說
意不出又問後面說集義所生這箇養氣底規模如
何下手都由酬酢應接舉皆合義人既如此俯仰無
愧所以其氣自然盛大流行燕錄云問養氣曰酬酢
應接舉皆合義則俯仰
並無愧作故其氣
自然盛大流行曰這後方可說配義集義與配義
是相向說初問其氣由集義而生後來道義却須那

氣相助是以無所疑憚

胡泳

李問無是餒也是指義是指氣曰這是說氣曰下面如何便說集義所生曰上截說須養這氣下再起說所以生此氣每一件事做得合義便會生這氣生得這氣便自會行這義伊川云既生得此氣語其體則與道合語其用則莫不是義譬之以金為器及其器成方命得此是金器生正與取字相對說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來且如今人有氣魄合做事便

做得去若無氣魄雖自見得合做事却做不去氣只是身中底氣道義是衆人公共底天地浩然之氣到人得之便自有不全了所以須着將道理養到浩然處賀孫

問前賢云譬如以金為器器成方得命為金器舊聞此說遂謂無是餒也是字指道義而言先生曰不知當時如何作如此說力行

孟子做義上工夫多大小大養氣只是一箇集義

孟子許多論氣處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

去偽

或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恪

或問集義曰集義只是件件事要合宜自然積得多

蓋卿

或問集義曰事事都要合道理才有此字不合道理心

下便不足才事事合道理便仰不愧俯不忤因云如

此一章初看道如何得許多頭緒恁地多後來看得

無此字窒礙

賀孫

問集義曰集猶聚也處物為義須是事事要合義且如

初一件合義了第二第三件都要合義此謂之集義
或問伊川義莫是中理否此理如何曰如此說却是
義在外也盖有是有非而我有以處之故為義端蒙

集義謂如十事有一事不合義則便有愧須是集聚衆
義然後是氣乃生非義襲而取之非是於外求得是
義而搏出此氣也震

養浩然之氣只在集義所生一句上氣不是平常之氣
集義以生之者義者宜也凡日用所為所行一合於

宜今日合宜明日合宜集得宜多自覺胸中慊足無
不滿之意不然則餒矣非義襲而取之非是外取其
義以養氣也配義與道者大抵以坤配乾必以乾為
主以妻配夫必以夫為主配作隨底意思以氣配道
義必竟以道義為主而氣隨之是氣常隨着道義諺
或問是集義所生者一句曰是集義者言是此心中分
別這是義了方做出來使配合得道義而行之非是
自外面襲得來也生字便是對取字而言卓

或問人有生之初理與氣本俱有後來欲動情流既失其理而遂喪其氣集義則可以復其性而氣自全曰人只怕人說氣不是本來有底須要說人生有此氣孟子只說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又說是集義所生者自不必添頭上一截說呂子約亦是如此數摺價說不了某直敢說人生時無浩然之氣只是有那氣質昏濁頽塌之氣這浩然之氣方是養得恁地孟子只謂此是集義所生未須別說若只管

謂氣與道義皆是我本來有底少間要行一步既怕失了道義又怕失了氣恰似兩隻脚併着一隻袴要東又牽了西要西又牽了東更行不得

胡泳

問此氣是當初稟得天地底來便自浩然抑是後來集義方生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少時壞了今當集義方能生曰有人不因集義合下來便恁地剛勇如何曰此只是麤氣便是北宮黝孟施舍之勇底亦終有餒時此章須從頭節節看來看去首尾貫通見得活方

是不可只略獵涉說得去便是了

淳

問孟子養浩然之氣如所謂集義勿忘勿助持其志無暴其氣似乎皆是等級曰他祇是集義合當做底便做將去自然塞乎天地之間今若謂我要養氣便是正便是助長大抵看聖賢文字須要會得他這意若陷在言語中便做病來

道夫

集義故能生浩然之氣問何以不言仁曰浩然之氣無他只是仰不愧俯不忤無一毫不快於心自生浩然

之氣只合說得義義便事事合宜 德明

問一之看浩然之氣處如何曰見集義意思是要得安穩如講究書中道理便也要見得安穩曰此又是窮理不是集義集義是行底工夫只是事事都要合義窮理則在知言之前窮理是做知言工夫能窮理然後能知言 淳

問浩然之氣集義是用功夫處否曰須是先知言知言則義精而理明所以能養浩然之氣知言正是格物

致知苟不知言則不能辨天下許多淫邪詖遁將以
為仁不知其非仁將以為義不知其非義則將何以
集義而生此浩然之氣氣只是充乎體之氣元與天
地相流通只是仰不愧俯不忤自然無恐無懼塞乎
天地今人心中才有歉愧則此氣自然消餒作事更
無勇銳配義與道者配是相合而有助譬如與人鬪
敵又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不得於
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

顧義理如此養氣則應事接物皆去不得孟子是活
底不動心告子是死底不動心如孟子自是沉潛積
養自反而縮只是理會得道理是當雖加齊卿相是
甚做不得此章正要反覆仔細看公孫丑如何問孟
子如何答孟子才說志至焉氣次焉持其志無暴其
氣公孫丑便以志為至以氣為第二等事故又問何
故又要無暴其氣孟子方告之以不特志能動氣而
氣亦能動志也氣能動志須是尋常體察如飲酒固

能動志然苟能持其志則亦不能動矣侍坐者有於此便問直方大如何曰議論一事未分明如何隔向別處去下梢此處未明彼又不曉一切泛然無入頭處讀書理會義理須是勇猛徑直理會將去正如關侯擒顏良只知有此人更不知有別人直取其頭而歸若使既要斫此人又要斫那人非惟力不給而其所得者不可得矣又如行路欲往一處所却在道邊閒處留滯則所欲到處何緣便達看此一章便須反

覆讀誦逐句逐節互相發明如此三二十過而曰不
曉其義者吾不信也

謨

養氣一段緊要只在以直養而無害是集義所生有反
而縮等處又曰非義襲而取之其語勢如人之有是
四端猶其有四體却不是說有無四體底人言此氣
須是集義方生得不是一旦向義外面去襲取得那
氣來教恁地浩然

植

問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也如何曰此

是反覆說正如所謂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是積集衆義所生非是行一事偶然合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浩然之氣我所固有者也廣

問集義是以義為內義襲是以義為外否曰不必如此說此兩句是掉轉說如云我固有之也非由外鑠我也蓋義本於心不自外至積集此義而生此氣則此氣實生於中如北宮黜孟施舍之勇亦自心生又問集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以掩襲於外

而得之曰集義是集衆義故與只行一事相對說襲猶兵家掩襲之襲出其不意如劫寨相似非順理而行有積集工夫者也

人傑

非義襲而取之謂積集於義自然生得此氣非以浩然為一物可以義襲取之也

德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須是積習持養則氣自然生非謂一事合宜便可掩取其氣以歸於己也

閔祖

問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曰今說集義如學者工夫須是於平日所為之事求其合於義者而行之積集既久浩然氣自生若說義襲則於一事之義勇而為之以壯吾氣耳襲如用兵掩襲之襲猶曰於一事一行之義勇而為之以襲取其氣也人傑

正淳問非義襲而取之如何曰所謂義襲而取之者襲如用兵之襲有襲奪之意如掩人不備而攻襲之謂如才得行一件事合義便將來壯吾氣以為浩然之

氣可以攫拏而來夫是之謂襲若集義者自非生知須是一一見得合義而行若是本初清明自然行之無非是義此舜由仁義行者其他須用學知凡事有義有不義便於義行之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積累既久之事事合義然後浩然之氣自然而生如金溪之學向來包子只管說集義襲義某嘗謂之曰如此說孟子孟子初無襲義今言襲義却是包子矣其徒如今只是將行得一事合義便指準將來長得

多少精神乃是告子之意但其徒禁錮着不說出來
留

非義襲而取之見江西人只愛說義襲不知如何襲只
是說非以義掩取是氣蓋氣自內而生非由外而入

蓋卿

問無浩然之氣固是襯貼他義不起然義有欠缺即氣
亦餒故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竊謂氣與義必相
須曰無義則做浩然之氣不成須是集義方成得浩

然之氣 德明

浩然要事事合義一事餒便行不得 可學

問明道說浩然之氣曰一為私意所蔽則歉然而餒知其小矣據孟子後面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先生解曰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體自有所不充只是說所行不義則歉然而餒今說蔽字則是說知之意不知何如曰蔽是遮隔之意氣自流道不息一為私意所遮隔則便去不得今且

以麓言之如項羽一箇意氣如此纔被漢王數其罪
十便覺沮去不得了廣

問集注云告子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欲求之於外也
曰告子直是將義屏除去只就心上理會因說陸子
靜云讀書講求義理正是告子義外工夫某以為不
然如子靜不讀書不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

外義

德明○集
注非定本

養氣二項敬以直內

必有義以方外

集義
方

孟子論養氣只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自當就未

發處說

養志莫如敬以直內

各是一義自不妨内外交養不可

說孟子救告子義外之失而姑為此言也

必有事焉是須把做事做如主敬也須是把做事去主
如求放心也須是把做事去求如窮理也須是把做
事去窮

個

鄭天禧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當作絕句否曰元舊是恁

地讀

卓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言正心自與大學語脉不同此
正字是期待其效之意仁者先難而後獲正心似先
獲意思先獲是先有求獲之心古人自有這般語公
羊傳云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此正字與孟子說正
心之正一般言師出不可必期其反戰不可必期其
勝也賀孫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之義曰正猶等待之意趙岐解云
不可望其福雖說意籠了其文義却不錯此正如師

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之正古人用字之意如此言但當從事於此而勿便等待其效之意或問此便是助長否曰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漸助之長矣譬之栽木初栽即是望其長望之久而不如意則揠苗矣明道曰下言之漸重此言却是後因論仁者先難而後獲洽曰先解勿正字頗有後獲之意曰頗有此意曰如此解則於用工處儘有條理曰聖賢之言條理精密徃徃如此但看得不切錯認了他文

義則并與其意而失之耳治

必有事焉而勿正有事有所事也正預期也言人之養氣須是集義苟有未克不可預期其效而必強為以助其長也端蒙

必有事焉而勿正這裏是天命流行處謨

勿正所以為預期者亦猶程子所謂思而曰善然後為之是正之之意歟曰程子此言稍寬今以正為預期者却有引據所謂戰不正勝是也謨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養氣中一節目

饒本

作集義中
小節目 不要等待不要催促

淳

事正忘助相因無所事必忘正必助長

閔祖

集義如藥頭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如製度

閔祖

必有事焉謂有所事只是集義也正則有所待蓋必之

之意勿忘勿助長但勿忘則自然長助長則速之如

揠苗者也

德明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便是期必集義多則浩然之氣自生若着一箇意在這裏等待他生便為害今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明日集得多少義又等他氣生這都是私意只成得一箇助長恁地則不惟氣終不會生這所集之義已不得為是了

或問必有事焉而勿正曰正是等待之意如一邊集善一邊在此等待那氣生今日等不見明日又等不見等等來等去便却去助長 怡

勿正心勿期其浩然也勿忘者勿忘其下工夫也助長者無不畏之心而強為不畏之形節

勿忘勿助長本連上文集義而言故勿忘謂勿忘集義也一言一動之間皆要合義故勿忘助長謂不待其充而強作之使充也如今人未能無懼却強作之道我不懼未能無惑却強作之道我不惑是助長也有事有事於集義也勿正謂勿預等待他聽其自充也

升脚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下兩句非是覆解
上兩句此自有淺深勿正是勿期必其如此勿助長
是不到那地位了不可硬要充去如未能集義不可
硬要浩然纔助長在我便有那欺偽之心施於事未
稍必不勝任譬如十鈞之力而負千鈞故助長之害
最大端蒙

必有事焉謂集義正是期望忘是不把做事助長是作
弄意思世自有此等人孟子之意只是如此粗言之

要之四者初無與養氣事只是立此界至如東至某西至某其中間一段方是浩然處也

必大

問預期其效如何曰集義於此自生浩然之氣不必期待他如種木焉自是生長不必日日看覩他若助長直是拔起令長如今說不怕鬼本有懼心強云不懼又如言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乃震怖而死

事見孟
子注

須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不可助長也

德明

養氣一章在不動心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

忘勿助長又是那集義底節度若告子則更不理會
言之得失事之是非氣之有平不平只是硬制壓那
心使不動恰如說打硬修行一般端蒙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章曰必有事焉孟子正說工夫處
且從上面集義處看來便見得必有事焉者言養氣
當必以集義為事勿正者勿待也勿忘者勿忘其以
集義為事也助長者是待之不得而拔之使長也言
人能集義以養其浩然之氣故事物之來自有以應

之不可萌一期待之心少間待之不得則必出於私
意有所作為而遂其天理矣是助之長也今人之於
物苟施種植之功至於日至之時則自然成熟若方
種而待其必長不長則從而拔之其逆天害物也甚
矣又云集義是養氣底丹頭必有事便是集義底火
法言必有事者是養氣之法度也養得這氣在此便
見得這箇自重那个自輕如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
行道焉以為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此見

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
箇道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又云心有所主宰
則氣之所向者無前所謂氣蓋世之類是也有其心
而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底事亦有不敢為者氣不
充也卓

看助長說曰孟子必有事焉勿忘是論集義工夫勿正
與勿助長是論氣之本體上添一件物事不得若是

集義便過用此力亦不妨却如何不着力得苗固不可堰若灌溉耘治豈可不盡力今謂克治則用嚴養氣則不可助長如此則二事相妨如何用功蓄

勿忘勿助長自是孟子論養氣到這裏不得不恁地說如今學者先要把箇勿忘勿助長來安排在肚裏了做工夫却不得

明道云勿忘勿助長之間正當處也此等語更宜玩味大凡觀書從東頭直築着西頭南頭築着北頭七穿

八透皆是一理方是貫通古人所以貴一貫也必大
必有事焉只消此一句這事都了下面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恰似剩語却被這三句撐拄夾持得不活轉
不自在然活轉自在人却因此三句而生只是纔喚
醒這物事便在這裏點着便動只此便是天命流行
處便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便是仁義之心便
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謝氏所謂活潑潑地只是
這此字更不待想像尋求分明在這裏觸着便應通

書中元亨誠之道利貞誠之復一章便是這意思見得這箇物事了動也如此靜也如此自然虛靜純一不待更去求虛靜不待體認只喚着便在這裏或曰吾儒所以與佛氏異者吾儒則有條理有準則佛氏則無此爾曰吾儒見得箇道理如此了又要事事都如此佛氏則說便如此做也不妨其失正在此個

侯師聖說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伊川舉禪語為況曰事則不無擬心則差當時於此言下有省某甚疑此語

引得不相似必有事是須有事于此勿正心是不須
恁地等待今說擬心則差是如何言須擬之而後言
行須擬之而後動方可中節不成不擬不議只恁地
去此語似禪某不敢編入精義

義剛○可學錄云
擬心則差是借語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據孟子只是養氣
節次近世諸儒之語把來作一段工夫莫無妨否曰
無妨只看大意如何曰諸儒如此說雖無害只是孟
子意已走作先生解此却好曰此一段趙岐注乃是

就孟子說只是頗緩慢可學

必有事焉而勿正却似鳶飛魚躍之言此莫是順天理
自然之意否曰孟子之說只是就養氣上說程子說
得又高須是看孟子了又看程先生說便見得孟子
只說勿忘勿助長程先生之言於其中却有一箇自
然底氣象去偽

問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曰說着相似又不甚相
似說不相似又却相似必有事焉是才舉這事理便

在裏了如說話未斷理便在此了

夔孫

韓退之詩云強懷張不滿弱念闕易盈無是餒也雖強

支撐起來亦支撐不得所謂樞苗者也

閔祖。雞錄見語類

或問知言養氣一章曰此一章專以知言為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為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為直而未必是直是非且莫辨矣然說知言又只說知詖淫邪遁之四者蓋天下事只有一箇是與不是而已若辯得那不是底則便識得那是底了謂如人說十句話有四句

不是有六句是若辨得那四句不是則那六句便是
是底了然非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不能辨得親切
且如集義皆是見得道理分明則動靜出處皆循道
理無非集義也而今人多見理不明於當為者反以
為不當為於不當為者反以為當為則如何能集義
也惟見理明則義可集義既集則那自反而縮便不
必說自是在了又曰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而公
孫丑便問養氣某向來只以為是他承上文方論氣

而問今看得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
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說正心
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功夫起頭

處

燕

諛辭知其所蔽諛是偏陂只見得一邊此理本平正他
只說得一邊那一邊看不見便是如物蔽了字凡從
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坡是山一邊斜
溥

淫辭知其所陷陷是身溺在那裏如陷溺於水只是見水而不見岸也

夔孫

陳正己問詖淫邪遁如何是遁底模樣曰如墨者夷之之說窮遂又牽引古之人若保赤子之說為問如佛家初說剃除髭髮絕滅世事後其說窮又道置生產業自無妨礙

賀孫

孟子說知言處只有詖淫邪遁四者知言是幾多工夫何故只說此四字蓋天地之理不過是與非而已既

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且如十句言語四句是有諛

淫邪遁之病那六句便是矣

側

或問諛淫邪遁曰諛辭偏陂之辭也見諛辭則知其人
之蔽於一偏如楊氏蔽於為我墨氏蔽於兼愛皆偏
也淫辭放蕩之辭也見淫辭則知其人之陷於不正
而莫知省悟也見邪辭則知其人之離於道見遁辭
則知其人之說窮而走也

去偽

問此四辭如何分別曰諛辭乃是偏放一邊如楊氏之

仁墨氏之義蔽者蔽於一而不見其二淫者廣大無涯陷於其中而不自知邪則已離於正道而自立一箇門庭遁辭窮無可說又却自為一說如佛家言治產業皆實相既如此說怎生不出來治產業如楊朱云一毫何以利天下此是且分解其說你且不拔一毫況其他乎大抵吾儒一句言語佛家只管說不休如莊周末篇說話亦此類今人與佛辯最不得便宜他却知吾說而用之如橫渠正蒙乃是將無頭事

與人作言語

可學

設辭知其所蔽設是偏陂之陂偏於一邊不見一邊只是蔽耳如遮蔽相似到得就偏說中說得淫辭便廣濶至有所陷溺如陷在水中不見四旁矣遂成一家邪說離於正道到得後來說不通時便作走路所謂遁辭也如釋氏論理其初既偏反復譬喻其辭非不廣矣然畢竟離於正道去人倫把世事為幻妄後來亦自行不得到得窮處便說走路如云治生產業皆

與實相不相違背豈非遁辭乎孟子知言只是從知其偏處始

璘

說。是偏陂說得來一邊長一邊短。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蔽矣。淫是放蕩。既有所蔽。說得來漸次誇張。其辭如此。則知其心有所陷矣。邪辭是既陷後一向邪僻。離叛將去。遁詞是既離後走脚底話。如楊氏本自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却說天下非一毛所能利。夷子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佛氏本無父母。却說

父母經皆是遁辭

人傑。賜錄云。誠辭是一邊長一邊短。如人之跛倚。緣他只見這一

邊都不見那一邊。是以蔽少間說得這一邊濶大了。其辭放蕩。便知他心陷在這裏。邪說是一向迷了遁

辭是走脚底話。如

墨者夷之云云。

誠是險陂不可行。故蔽塞淫。是說得虛大。故有陷溺邪

則離正道。遁則窮。惟窮故遁。如儀秦、楊墨、莊列之說

皆具四者。德明

誠淫邪。遁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

見一邊。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各只見一邊。故其辭

諛而不平蔽則陷溺深入之義也故其辭放蕩而過
陷則離離是開去愈遠也故其辭邪離則窮窮是說
不去也故其辭遁遁如夷之之言是也 闕祖

先之問諛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如何曰諛辭初間只
是偏了所以偏者止緣他蔽了一邊如被物隔了只
見一邊初間是如此後來只管陷入裏面去漸漸只
管說得濶了支蔓淫溢才恁地陷入深了於是一向
背却正路遂與正路相離了既離了正路他那物事

不成物事畢竟用不得其說必至於窮為是他說窮了又為一說以自遁如佛家之說賀孫

或問詖淫邪遁四者相因之說曰詖字是遮了一邊只見一邊如跛字亦是一邊高一邊低跛字亦是腳一邊長一邊短皆是只有一邊之意淫辭知其所陷淫便是就所詖處多了被他只看得這一邊都蓋了那一邊如人攔在水裏只見得那水更不見有平正底道理詖是少了那一邊淫是添了這一邊然詖與淫

只是見偏了猶自是道理在然只管淫而不止便失了那道理既是不正無緣立得住便至於遁遁則多討物理前來遮蓋

沈莊仲問詖淫邪遁之辭文蔚曰如莊周放浪之言所謂淫辭曰如此分不得只是心術不正便自節次生此四者如楊墨自有楊墨底詖淫邪遁佛老自有佛老底詖淫邪遁申韓自有申韓底詖淫邪遁如近世言功利者又自有一種詖淫邪遁不特是如此有一

樣苟且底人議論不正亦能使是非反覆張安道說
本朝風俗淳厚自范文正公一變遂為崖異刻薄後
來安道門人和其言者甚衆至今士大夫莫能辨明
豈不可畏

文蔚

問詖淫邪遁之辭楊墨似詖莊列似淫儀秦似邪佛似
遁曰不必如此分別有則四者俱有其序自如此詖
是偏陂不平譬如路一邊高一邊低便不可行便是
蔽塞了一邊既蔽塞則其勢必至於放蕩而陷溺淫

而陷溺必至於邪僻而叛道才問着便遁而窮且如楊墨為我兼愛之說可謂是偏頗至於庠序放踵拔一毛利天下不為便是不可行夷之云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不是他本意只為被孟子勘破其詞窮遂為此說是遁也如佛學者初有桑下一宿之說及行不得乃云種種營生無非善法皆是遁也德明

淫邪辭相互可學

孟子離此四病所以知人言有四病方

問程子說孟子知言譬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
直所謂在堂上者莫只是喻心通於道者否曰此只
是言見識高似他方能辨他是非得失若見識與他
一般如何解辨得他

廣。士毅錄云纔高於衆人了
方見得與衆人一般低立在堂

下如何辨
得人長短

問孟子知言處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關楊
墨處說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曰先事而
後政是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是自大綱而至節

目
堆

孟子說知言養氣處止是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佳
公孫丑疑孟子說知言養氣忒擔當得大故引我於
辭命則不能以詰孟子孟子對以惡是何言也丑又
問昔者子夏子游子張皆得聖人之一體意欲以孟
子比聖人故孟子推尊聖人以為已不敢當遂云姑

舍是
去偽

問顏子具體而微微是微小或隱微之微曰微只是小

然文意不在小字上只是說體全與不全寓

顏子所知所行事事只與聖人爭此字所以曰具體而微煮

具體而微伊川言合下小是言氣稟如三月不違則有

乏處

因五峰與張
拭說。方

問浩然之氣後面說伯夷伊尹孔子是則同處曰後面
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引前頭這裏地位極高浩
然之氣又不足言不須更說氣了有百里之地則足

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古之聖人其大根脚同處皆在此如伊尹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繫馬千駟祿之以天下弗視弗顧與此所論一般聖人同處大概皆在此於此而不同則不足以言聖人矣某舊說孟子先說知言而公孫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今看來他問得却自有意思蓋知言是那後面合尖
末梢頭處合當留在後面問如大學所論自修身正
心却說到致知格物蓋致知格物是末梢尖處須用
自上說下來方為有序也又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
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軻之死不
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
潤飾過不可知個

得百里皆能朝諸侯是德之盛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

為是心之正不肯將那小處害了那大處亦如伊尹雖祿之天下不顧千駟弗視到那一介處亦不輕取

予煮

根本節目不容不同得百里之地而朝諸侯有天下此是甚次第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直是守得定閩祖

問夷尹得百里之地果能朝諸侯有天下否曰孟子如此說想是如此然二子必不肯為問孟子比顏子如

何曰孟子不如顏子顏子較細問孟子亦有任底意

否曰然孟子似伊尹

個

問夷惠曰伯夷格局更高似柳下惠道夫曰看他伯夷

有壁立萬仞之氣曰然

道夫

或問寧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曰汙是汙下不平處或當時方言未可知當屬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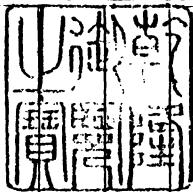
讀去偽

古人之政不可得而見只是當時所制之禮便知得當

時所施之政溥

伯豐問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是謂夫子是謂他人曰只是大概如此說子貢之意蓋言見人之禮便可知其政聞人之樂便可知其德所以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違我之見者所以斷然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此子貢以其所見而知夫子之聖如此也一說夫子見人之禮而知其政聞人之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有能逃

夫子之見者此子貢所以知其為生民以來未有也
然不如前說之順



朱子語類卷五十二